

食者的姿态与身段

在记述这些名家来家中作客的文字中，我们看到的是谦谦君子的彬彬有礼、谈吐的风趣和举止的洒脱。



《吃的风度》
施亮著
湖南文艺出版社
2017年5月

高温酷暑中，得施亮兄由京城快递来的新著《吃的风度》，心下一喜，遂躲进空调房数日，将此新著逐篇读完。像是跟随他殷勤而周到的导引，切实体验了一场时空跨度达几千年的中国美食文化的游历式穿越——忽而见到了孔圣人，听他有关“食不厌精，脍不厌细”等美食观的侃侃而谈；忽而又得以拜识留下《闲情偶寄》、《随园食单》等传世之作的清代诗人李渔和袁枚，听二位先生一菜一食娓娓道来；忽而相携步入南宋临安城里的是一座座酒楼，一睹其“向晚灯烛荧煌”的繁华胜景；忽而接踵又至民国北平城中天桥及什刹海一带的饭摊之中，体味彼时餐饮的闹猛和一个个店家的绝活……施亮兄集十数年对中国饮食文化之悉心关注与研究，博览群书，叩访百家，进而择其精要，提炼出这支与民生息息相关的文化源流的来龙去脉及其演变过程，以散文之样式，多角度多侧面展示并发掘——中华美食文化博大精深而又丰富多彩的美学意义及其精神内核。

全书15万字，收文41篇，大致布局均匀地分作四块。第一部分侧重于美食史的推进与演绎。不只探讨了“民以食为天”的源远流长，更以“古典小说中的酒”、“食蟹之美”、“蔬食第一”、“野蔬食趣”等为切入口，分门别类地领你进入中国美食的庞大体系，让你在此间领略美妙，流连往返。第二部分再现了老北京历史沧桑中的饮食旧影，讲述百年老店的起始、辉煌及个中之轶事趣闻；文中不乏一些知名历史人物的出场，透过食文化这扇窗口可一窥时政风云之兴衰。第三部分，将审美视野扩大到涵盖华夏的诸多菜系，以较为准确的笔法对鲁

菜、徽菜、川菜、湘菜、杭帮菜、淮扬菜等作了颇具专业水准的精当描述。甚或普通百姓日常所食面条、馄饨、小笼汤包，作者也饶有兴趣地邀你一一进入，使你知其然，亦明了其所以然，因而平添一份美味之外的知识摄入。第四部分似更别具一格，是通常擅长表现美食的作家们较少涉及的内容。作者写到了鸡尾酒、黄酒与红酒的各自来历及其妙处，写到了咖啡与品茗的种种雅趣，还写到京城的传统糕点和旧时消夏的冰碗冰盘，甚至饼干、零食、包子、春卷、汤团，都有了其独具视角的体验性考察。作为一部探寻美食文化内蕴的散文集，作者可谓用心良苦，笔触涉猎到了尽可能开阔的方方面面。这部书的出品方湖南文艺出版社，在精心制作的书腰上打出了“首席饮食国学读本”的字样，可谓名符其实。

选做书名的这篇文章《吃的风度》安排在了本书的首篇，不只是因为该文前些年发表后被多家报刊与网站转载，文中精彩的片段被收入高考语文通关宝典；在我看来，施亮兄探讨美食的所有文字中，其实都流露出他对“吃”所持的种种人生态度。所谓“吃的风度”，这里面含有食者的基本素质及美德的养成，食者的姿态与身段，“吃”所透出的人之风骨与处世之道，甚至是文化之于美食的影响及推广意义等。

施亮自幼浸淫于一个正直而传统的知识分子家庭的良好教育之中，其父施成荣先生早年就读于清华、北大，是我国享有盛名的翻译家、编辑家和英美文学研究专家。其母乃一江南闺秀，蕙质兰心，成婚后一直相夫教子，与夫君共肩风雨，同尝磨难。生活中，她

是一位当之无愧的巧妇，烧得一手众人艳羨的好菜。这样的一种家庭“标配”，使得施亮在成长过程中，得以一次次领略诸多名家在他家中餐桌上品享母亲厨艺的情景。因母亲姓杜，父亲的友人称母亲所做菜肴为“杜家菜”。由此书的相关篇札中我们获知，在施家那张颇有些来头的红木圆桌上，曾经是怎样的欢声笑语高朋满座——朱海观，杨仲德，钱钟书、杨绛夫妇，李文俊，董衡巽，董乐山、张佩芬夫妇，梅绍武、屠珍夫妇等一批名望甚高的翻译家、学者，他们的音容笑貌乃至道德文章，都成为了施亮记忆中的一道风景，一笔财富。在记述这些名家来家中作客的文字中，我们看到的是谦谦君子的彬彬有礼，谈吐的风趣和举止的洒脱，而绝无胡吃海喝或醉酒后的丑态百出。

《先生的餐桌》一文中，作者较为详尽地描述了1985年的中秋节，钱钟书和杨绛夫妇（二位都是施亮父亲的老师）来家中作客的场景。节前一周，钱先生给父亲打来电话，“父亲喜盈盈地将此消息告诉了母亲，母亲足足花了一周时间买菜与选料。特意从一位高干家里借来了特供证，从特供商店买来了鸡鸭、活鱼等等，烹制了一桌苏锡风味的丰盛菜肴”。席间“钱先生吃得颇为惬意，大快朵颐”，吃到最后，一边“打着饱嗝”，还忍不住伸出筷子去夹一块冰糖肘子肉，“杨绛先生在一旁用她的筷子轻轻一拨，警告说，钟书啊，不能再吃了，晚上又闹肚子疼啦。钱先生嘿嘿一笑，筷子略缩了一下，却仍然夹了一块瘦点的往嘴里去”。一代学者在餐桌上毫不掩饰的憨态可掬跃然纸上。此文中还说到

梅绍武先生（梅兰芳大师的公子）在他家中用餐时的一个细节：筷子只夹自己面前的那盘菜，而周边的菜却不举臂去夹。父母发现这一情况后，便不时旋转桌面，让他尽可能多吃几种菜肴。母亲遂对桌上的我们说：“看到没有？这是世家的规矩呀。”作者进而发抒感叹：“以前大家庭吃饭就是这样，幼辈的筷子不可以随便伸到长辈眼前的盘子里去。足见礼教传统在中国旧式家庭中的影响。”而正是这样一些生动逼真的场景再现，不仅交代了作者对美食文化持久关注的历史由来，同时也勾画出作者心目中的“吃的风度”。

施亮在书中所阐释并倡导的“吃的风度”，自然还包括他对“吃”文化之形态旗帜鲜明的褒贬与取舍。他厌恶那种山珍海味、觥筹交错、极尽奢华之能事的摆阔气、讲排场，欣赏并推崇民国时便流行开的三两好友“吃小馆”，推心置腹，酒酣耳热，尽兴而归。他举例说，鲁迅当年和一学生同路归家，在一家饭馆上吃荞麦条子而觉得十分美味，他称之为“雅”，并不失文豪之风度；还讲到汪曾祺去西双版纳采风，在一处傣族排档吃宵夜，就着一瓶啤酒品尝“烤小鸡”，笑得跟孩子似的。还模仿同行者的杭州话，翘着大拇指说：“哉！真哉！”施亮对此幅画面给出的评价是，“先生的童趣在这里表现得淋漓尽致”。

在对中华美食文化勤勉扎实的深耕细作之中，始终不忘传递其一以贯之的平实、节俭和充满文人雅趣的饮食观，大约是施亮这部新著先声夺人的又一亮点。特为此点上一赞。

王慧骐

日本文坛“暗黑双煞”的相知相惜

非是惺惺相惜者，难以从深层次、多角度去诠释三岛由纪夫这样一位人物的精神和文学世界



《三岛由纪夫追记》
[日]涩泽龙彦著
邹双双译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2017年8月

一名作家，内向自我审视到了近乎精微的程度，其笔下的文字，即使极具美感，也是令人不适的，如果再加上预谋已久的劫持，和剖腹自杀的行动，其带来的效果，便有些惊悚了。如此，非是惺惺相惜者难以从深层次、多角度去诠释这样一位人物的精神和文学世界。

这样的一组文坛名人，非日本上世纪著名的“文学鬼才”三岛由纪夫，和“暗黑美学大师”涩泽龙彦莫属，他们可并称日本文学界的“暗黑双煞”。

《三岛由纪夫追记》，前半部分是涩泽龙彦在惊闻三岛由纪夫带着英雄悲情式的自杀“壮举”后，所写下的追忆与感怀文字，后半部分为作者读三岛作品的读后感，以及他们的文学对话录。从整本书来看，回忆、悼念兼文学评论的文章放到一起，虽淡化了三岛的生平，却为读者带来了对三岛由纪夫多重立体式的印象。在作者悲伤的笔下，他一边将三岛捧上了文学的圣坛，不加判断地将三岛的死予以仪式化、英雄化，但另一方面，他又勾勒出二人相处过程中三岛的一些小虚伪、小狡诈，还有一些小顽皮。原来再激进的鬼才，生活中遇到知己也有满可爱的一面。

从年龄看，三岛仅年长涩泽三岁，但在精神世界里，涩泽却视三岛为不可替代的前辈，而三岛也曾

评价涩泽“他的知识渊博，深不可测，让人无法揣度”。涩泽在书中坦言“我二十、三十多岁期间能够一直孜孜不倦地翻译谷克多、萨德、于斯曼、热内及比亚兹莱，为的就是让三岛读到”，而三岛突然离世，涩泽便失去了翻译《英国人》这部小说的动力，因为这是三岛想读到的作品。有明眼人，一眼便看出了涩泽在三岛离世后，这位“暗黑系”文学大师的文风都发生了转变，那似乎是心灵碎裂的声音。

不论是精神上的相连，文学上的相惜，但都改变不了文人间的一个“传统”，那就是彼此的揶揄。涩泽在三岛在世时，也有恶作剧般的对三岛的整蛊。比如，明知三岛自恋，不喜欢批评他的人，涩泽非要不失时机的赞一下那个批评三岛的评论家。明明看到三岛那不自然的表情，内心总要暗暗偷笑，还要给自己找个冠冕堂皇的理由“这相当于逼他服用自恋解毒剂”。善意的提点加上得逞后的小得意，此时的涩泽仿佛一个纯真的孩子，这是唯有挚友相处时，才会出现的状态。

三岛自然也不会是“省油的灯”，他在作品《晓寺》里明明用了涩泽的原型塑造了一个精神不健全、沉溺于性幻想的人物“今西”形象，还要在信件中狡辩，说是原型找到了其他人“这点请放心”。三

岛边说假话边偷笑，得了便宜还卖乖的样子，涩泽透过信纸仿佛看得清清楚楚。虽然涩泽没有明确表示同意三岛的“胡闹”，但在这里，涩泽不抗议也就意味着同意，同时也反证着“今西”身上确实有涩泽的影子。涩泽还加了一句评语“我知道今西的事情，三岛也非常清楚地知道我知道”。这就是所谓的心有灵犀吧。

我想，如上，当是文人间最深的理解和彼此的相知了吧。

三岛有嗜血的倾向，他在作品中不断描绘浑身是血的人，还有一些受苦的嗜好；他崇尚美，对美有着偏执的追求，但同时也会不顾一切地破坏美，他以死来证明美的存在。常人很难理解三岛的偏执与怪异，也难以欣赏他那带着烈焰之光的地狱之美。涩泽深知，无论时代新旧，都会有对三岛和三岛现象表示抗拒的人，但这都不会影响他视三岛为知己，视他为并肩作战的同事。

这世上，众人皆毁，而有一人相知相惜，当也是一件幸事吧。

对三岛日常的书写，在书中所占篇幅并不多，作者将更多的笔触用于对三岛的精神和作品的分析。他认为三岛写下的《阿波罗之杯》是一部旁若无人的作品，这部作品拒绝了一切的理解和同情，且散发着宛如黑矿石般的特权光芒屹立于现在。对三岛的精神世界，涩

泽给出的评价是“完全躲过世人的眼睛，完全消除素颜和假面的区别，最后完成自我的戏剧化。”他是多么不屑世人的理解和认同啊，一位我行我素的偏执狂人。

从文中诸多的墨印迹中，不难发现，三岛的自杀，早有预谋。涩泽早早就从三岛的文字中嗅出了这些味道，只可惜，他们彼此陪伴了那么久，相知了那么久，涩泽无法想象失去三岛的世界，也就掩耳盗铃式的不去预言，也没有去试图阻止最后的悲剧。而反过来，若涩泽去阻止了三岛的生死大计，他们还能称得上精神高度相知的知己吗？他还能获得三岛的尊重、信任与友情吗？

隔着文化的距离，去看这样一位谜一样，带着极端力量在刀锋上行走的作家，总是感觉暗影重重。三岛的心灵似乎有种墨泉奔涌的力量。他追求美，也追求死亡，它将美与死亡编入他的生死哲学之中，并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去演了一场生命谢幕的大戏。这世界上能发自内心的欣赏、理解、认同三岛的人，恐怕非涩泽龙彦莫属。他们精神高度契合，甚至可以用“琴瑟和鸣”来形容。他们诡异的文风、气质里的黑暗属性，再加上不屑被世人理解的骄傲，基于这些共同点的存在，可将他们并称为日本文坛的“暗黑双煞”。

胡艳丽